

□耿艳菊

小雏菊开了，我们的小镇就像从画上走下来的。这是奶奶秋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简直有些唠叨了，却是最动听的唠叨。奶奶这一辈子只要赞美一件东西，总是文绉绉地说“美得像从画上走下来的”。

可事实上，奶奶一介农妇，大字不识，她老人家哪见过真正的画作？她这辈子最远的地方仅到过30里外的县城，而且仅仅一次，那已是后来的事了——她87岁时，我爸背着她逛县城的公园。

然而，事情总是有源头的。从前，奶奶喜欢听说书，她熟悉《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到里边的小姐、丫鬟和风景，惊叹都像是从画上走下来的。

我们刚开始笑话奶奶，可慢慢地发现，这正是奶奶的生活态度，她能发现我们生活中常常忽略的东西。奶奶一辈子生活在小镇，小镇的每一寸土、每一株植物、每一缕风、每一滴水、每一声鸟鸣、每一个人的笑声，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让人佩服的是她从来没有厌烦过这个地方，而是热爱着这里的一切。我们都想过摆脱这个小镇的想法。可是，很多人离开了小镇，回来了又离开，然后再回来、再离开。

小雏菊在我们小镇可以说遍地都是，沟沟渠渠、门前街角，最为壮观的是在清风河两岸。清风河是我们小镇西边一条三四米宽的河流，人们在河里洗衣，用河水灌溉庄稼，可是谁都不曾在意过岸边一丛丛粉的白的黄的小雏菊。

奶奶去清风河边洗衣，回来的时候必定会带一把小雏菊，插在瓶子里用清水养着。这时的奶奶笑盈盈的，爷爷要是不高兴，大声吼她，她也一副好脾气的样子。渐渐地，家里能找出来的瓶瓶罐罐，如爷爷喝完的酒瓶、我们小孩子吃完的罐头瓶和糖罐，都插上了小雏菊，摆在窗台、床头、堂屋桌上，连厨房的灶台上也摆着一瓶。

简陋的小院，因了这些小雏菊，不但明媚了，还有一种像月光一样流泻的温柔。奶奶出来进去，忙活着扫地做饭，



忙活着鸡鸭猫狗，奶奶的身上也笼罩着一层温柔的光芒。

一个下了白霜的清冷早晨，奶奶在厨房里做饭，我坐在灶前烧锅。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在我们的围墙外响起，同时

伴随着怯怯的敲门声。奶奶听到咳嗽声就从厨房出来了，她口中问着“谁啊”，就已经打开了门。一个蓬头垢面、衣衫单薄的女人带着一个同样单薄瘦弱的小女孩站在门口，怯怯地、羞涩地，努力挤出笑容望着奶奶。

看到这一场景，奶奶心软了，还没等女人开口，奶奶先问：孩子，这是怎么啦？

这一问却问出了女人的眼泪。奶奶忙让她们进院，到屋里慢慢说。女人跟着奶奶走到院里，并没进屋，而是走到东屋的窗台前。那里摆放着一个陶罐，那是我们家最好看的罐子，熬粥用的，不熬粥的时候就插着各种粉粉白白的小雏菊。小雏菊的花瓣上落了一层白霜，不但没显得萎靡，还更加精神抖擞，比平常更透着一股子清新脱俗的美。

女人的泪眼里突然闪烁着光亮，她先赞美了一番小雏菊，才开始倾诉。她家遭了难，她带着女儿到我们小镇，本来想投靠镇上的亲戚，谁知亲戚早就不在镇上了。

奶奶听了，也跟着流眼泪，拉着女人和小女孩进屋，给她们端来热腾腾的稀饭、馒头，又给小女孩炒了盘我们平常也不舍得吃的鸡蛋。

女人离开时，奶奶给了她一些钱，女人坚决不要，却想要我们家窗台上那个熬粥的陶罐，还有陶罐里插着的那把小雏菊。

我们都有些发蒙，要这干吗呢？小雏菊镇上到处都是，陶罐也不是多稀罕的东西，每家都有，况且她们眼前生存都是问题，要这些不实用的东西也解决不了现实的困境呀。

过了两天，女人竟又敲响了我们家的门。这回的她看起来很精神，虽然还是单薄破旧的衣衫，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洋溢着笑容。她是来感谢奶奶的，她告诉奶奶，她在小镇的饭馆里找了一份洗碗打杂的工作，她要留在小镇了。她本来是要走的，但在看到我们家窗台上陶罐里那把落了霜的粉粉白白的小雏菊的那一刻，突然就决定留下来。

奶奶很高兴，说：我们的小镇像从画上走下来的，谁看了不喜欢呢？

【有所思】

□李晓

看足球赛，对于我这样一个三心二意的中年看客来说，就是用一根火柴擦亮生活的火花。在这熹微火光里，也让我这个平时木讷的男人稍稍来一次精神上的放纵。

一个月的赛期太短，可4年一次的等待，时间又太长。等待的故事，就是光阴里积满了尘垢的故事。

4年一次的等待，1400多个日子的碾磨，我在时间转动的轴里，终于听到了这个冬天边缘的风声传来。太多的庸碌时光，已经让我很少激动。4年一次的世界杯，它是平常日子里的闪电，或许，它本来就是一次有关激情的幻觉。一群千从林里奔腾而来的雄狮猛虎，让绿茵场上山呼海啸。风云变幻的赛场，常常又让我想起命运的跌宕起伏和神秘莫测。在我眼里，那个如流星一般飘忽闪挪的球，它以一种不知疲倦的执著精神等待射门的一瞬间辉煌，这多像我站在纵横交错的路口对神奇命运的眺望和等待，总是在盼望着一次转机。

活着活着就老了，走着走着就散了，说着说着天就黑下来了……用这样的语气造句，你可以一口气说个不停。这些庸俗的句子，其实表达的是事实。比如还有，你再不看足球，就老了；再不为球疯，就真的老了。在这个时代，还能有什么能让你从深夜被窝里爬起来，盯着电视，呼吸急促，血压上升？还有什么能让你这样熬更守夜，呵欠连天却忍不住离去……足球啊，世界通有的“兴奋剂”。

1863年10月26日，在英国伦敦皇后大街一个叫做共济会酒馆中诞生的世界第一运动，这符合我对足球身世的认可，而酒馆也是男人们雄性荷尔

看球，还是我一个人

蒙的分泌之地。难怪，每一届足球赛事的来临，也是球客们的一次红酒、啤酒大会战，当啤酒的泡沫在呐喊声中翻腾，眼前也会有大海汹涌的景象出现。

多年了，我习惯于一个人在房间里守着电视看球，不喜欢在喧闹的人浪中去摇摆身体，用夸张的动作渲染对足球的感情。我看球时，喜欢抱着一瓶啤酒啃卤鸡脚、卤猪爪，一边品着啤酒，一边品着球赛，这就是半个神仙的日子。我的姿势是放松的、随意的，想象和等待却是无边的。我望着电视屏幕时，喜欢看那些绿茵场上厮杀的雄狮猛虎脸上的表情，看他们喜怒哀乐各种表情，看这场阳光下的公开博弈，这让我感到所有阴影中的争斗和攻击是多么苍白和卑微。这是一场实力的争斗，虽然充满太多变数，但结果都是惊心动魄的。慢慢地看每一场足球赛，便会关注这绿茵场上的拼杀阵图，22个人的你争我夺，攻防有序，一着不慎便会导致全盘皆输，这多像人生中的一次次出行，有时候，不经意一个拐弯，便会换来不同的结局。

一个人看球，依然少不了从内心爆发的欢呼、叹息，甚至少不了泪水盈眶。那年，中国队痛失世界杯出线权的那一刻，我真想抱住一棵沧桑的老树痛哭失声。当我看见一个喜欢的球星在比赛胜利后突然双膝跪地仰望天空时，我知道，他是在向命运发出心底的感激。而那个从绿茵场退出后在风中落泪的男人，他的背影又常常让我想起壮志未酬的一个中国古代男人——项羽，我甚至能听见他面对乌江时那呜咽的风声。一个人看完足球比赛，我喜欢独自坐上一会儿，静静回忆那过去了的片断，想象将要到来的命运轮廓。

我其实是一个伪球迷，当年那些

球迷为球痴狂时，我却迷茫着眼神去追寻人生的意义。如今，我们这些中年男人或在斗室之内横刀立马、呼朋引伴、大呼小叫，或沉默寡言地泡一杯茶，就着几只鸭脖子、鸡翅膀，开几瓶啤酒，边啃边喝边看球，其实都是在摆明一种态度，我们是要摆脱平时生活中的那些世故世俗、唯利是图、圆滑算计、患得患失、爱恨情仇、表面热烈心如死灰、伤不起却爱死磕，一切盘根错节的衰老之态之相，让它们在这个足球季里统统滚开，让从前那个披肝沥胆的阳光男人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归来。

一位早年的红颜知己，有一天对我说：走吧，我们去酒吧看球。那些年，这个女人有着露珠一样的眼神，却又有有着像雾一样的身影。那次她带来存放已久的红酒，酒吧里的人很多，球客们狂热的呼喊声仿佛要撕裂天花板一样。我和她坐在一起望着屏幕，喝着醇香的红酒，猜球队胜负，结果，我们都猜错了。后来，还有几个小女孩表演“足球宝贝”。我想问她，我们到底是谁的宝贝？世界，把我们到底遗弃在了哪儿？抬眼见她，她很淡定，心内早已无波澜。她说，喝酒吧。我们都忘了足球，开始一杯一杯喝酒。是足球，给我们找到了再次相约的一个借口，她知道那些年我为球狂、为爱痴。那天晚上，我们喝了红酒又喝啤酒，竟都有些醉了。分别时，我们居然都清醒过来，很认真地说了一声：再见。恍惚中又觉得，这一声“再见”是黎明前的梦呓。

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杯来了，陪我看球的人，我已不再强求。不过，最好的时光，还是我一个人看球，看球的起起落落，想一想命运的大路小径，演绎着我们各自扑朔迷离的人生。

【浮世绘】

□安宁

早晨还在赖床，中介小哥阿磊就打来电话，约我去看一套学区房。

阿磊刚刚入行中介一年，举止间还保持着学生的质朴和羞涩，不管我问什么问题，都非常耐心地回复我，哪怕我刚刚问过后重复再问。敲住户的门时，他的动作总是很轻，似乎再重一些就打扰到了主人。向路边老人询问小区的概况后，他也总会礼貌地弯腰道一声谢谢。不知为什么，看到他，总会想起我远在山东、专科毕业后待业在家的弟弟，两个人的眉宇间，有着相似的拘谨和不安。

这天所看的房子，离女儿将要就读的师大附中很近，但只是孤零零的一座临街的楼，没有物业和小区。看格局及位置，应是最初用于商业办公，所以房间完全没有主卧、次卧的概念，只是简单隔出几个大小一样的格子来。房子被某培训机构用来办书法辅导班，推开门，就见一中年秃顶男老师正卖力地在小黑板前讲着汉字的构造。他讲课的表情总让我想起推销员，带着一定要让客户继续购买产品的小急迫。只是下面听课的小学生里却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问阿磊后得知，她是来替自家孩子试听的。我听了忍不住想笑。而在开门声中回头看我的中年女人，则现出一脸的哀怨。

为了将房屋格局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敲开了楼下一位老太太家的门。老太太八十多岁了，老伴已去世多年，她一个人住在100平方米的房子里，女儿有时过来打扫卫生。十几年前，他们买下这栋临街的房子时，才一千多一平方米，而今已涨到一万二。我站在窗口，蹙眉听着外面马路上浪涛一样席卷而来的噪音，问老太太：您每天觉得吵不吵？

老太太摇头：我觉得不吵啊，我很喜欢坐在窗口看外面的汽车和路人。

当我们又敲开楼上一户人家的门时，见一对母子正在狭小的客厅里安静地喝茶。为了陪儿子在附近读书，母亲租下了这处房子。但因房间格局不合理，其中一个卧室，是房东用廉价的木板隔开狭长的客厅而成的，用手敲击一下，会听到“墙壁”发出空洞的声响。提到噪音，男孩立刻说：的确挺吵，几乎每天早晨我都是被汽车的鸣笛声叫醒的。

我看着站在窗口的男孩一脸忧愁的样子，知道这座临街老房，我已无需再做考虑。

午休后出门，抬头见天气象万千，呼啸的大风将云朵吹成气势磅礴的墨蓝色飘带，自东向西，横亘天际。风还将剩下的云朵吹成乱琼碎玉，万道金光洒落下来，搅起这千堆万堆的雪。月亮宛如纤细的金银花，挂在被大风横扫而过的天空上。春天还没有来，这个城市便依然是空旷寂寥的模样。

就这样壮美的天空下，我被中介阿磊约了继续看房。这次所看的学区房属于稀缺资源，网上仅仅挂出几个小时，中介就招来五六位顾客看房。房在二楼，两室一厅，建于15年前，走路到师大附中只有10分钟。装修不错，可拎包入住，价格也很便宜，77平方米，92万元。阿磊进门后就向我预测，这个房子不出一天就能卖出。

推门进去的时候，小巧玲珑的中年女房主正盛装等着我们。她的嘴唇红艳照人，眼睛却始终斜视着我们，一副好房不愁卖的高傲姿态。我只是转了一圈，就认可了这个房子。跟阿磊分开后，我折身进入旁边一个咖啡馆，想着稍作休息后再给他打个电话，说明意图。也就10分钟吧，我有点忍不住，给阿磊微信留言，却没有收到回复。又着急地等了5分钟，我打电话过去，阿磊说，房子已被别人当场定下了。

我假装镇定，说：好吧。挂了电话，却非常懊恼，好像错失了一单百万元的生意。给朋友好一番倾诉，又学阿Q自我安慰，想这房子或许有什么潜在的缺点，才如此便宜吧。这样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才将错失好房的烦恼慢慢疏导出去。

归途中，抬头看到很多星星。这城市里难得一见的精灵，正悄无声息地挂在清冷的夜空上，以永恒的孤寂之光，注视着人间如我一样为了生活四处奔走的人们。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颜莉